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八
九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高宗時張浚上言曰臣受陛下聖知最厚自謂遭逢幸會蓋非偶然凡有所見盡言無隱又況社稷至計所繫臣安敢曲為身謀黙不上達仰惟俯賜矜察不勝大幸臣契勘金人侵犯以來强暴為甚鋒不可當公卿大

夫上負國家甘為叛逆其大惡不道固不待言矣次則不過畏避怯縮隨時俯仰敵之未至幸且偷安敵之憑陵委身而去陛下念其勢力不逮旋復器使此往事之明驗也其間蓋有恨敵之不道憫國之無辜誓死捐身力圖破敵而事機之來有成有敗好事觀望之人又復以輕狂而媒蘖之然則為陛下社稷至計果如之何而可乎臣嘗折中而論之大凡持盈守成遅重是貴謀功立事勇決為先今國勢衰弱寇難日至使人人懷因循

苟且之心不敢任成敗安危之責臣恐日復一日坐致
大壞矣臣竊謂當今喪亂之後謀身者易任事者難謀
身則毀譽不至任事則怨謗立隨仰惟陛下念社稷之
重思中興之難反復熟計以觀得失至於臣之起自孤
遠驟膺委寄不自量力妄意事功則又甚難矣今臣欲
決意以圖敵則恐負敗事之憂欲專斷以立功則恐貽
擅權之議至於因循玩日姑為朝夕之計事極勢危終
歸於無可奈何則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為此以負

陛下知過也伏惟萬幾之暇特賜省覽庶使臣之孤忠得被聖知趨事赴功雖死無悔臣無任激切之至

浚論當時事勢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臣竊惟當今事勢譬若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輙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

日且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於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倘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

浚論車駕進止利害曰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譙退遠處而能躋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

太公避狄勾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付在陛下不幸而敵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鋭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與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棊諭善奕者先固基本次定筭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敵人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

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師倘還則有識解體内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

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敵人之勢寖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

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敵舟何自而來乎敵人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刿惟陛下遭兩宫之大耻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無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盡為禍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督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

士馬不能遽益也敵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剛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已為子之

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諛悦捨此適彼所不慙焉謂子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謬哉今日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也伏惟陛下裁赦

浚論脩德以圖恢復疏曰臣聞明主能受盡言暗主以言為諱臣幸遭遇陛下不以臣為至愚不肖數亦采聽其說臣倘不以死力陳而猶回顧後患是臣負陛下矣

故願盡區區之忠烏乎尚忍言之哉今吾之二帝宗族遠處沙漠之地憂憤無聊可想而知輕侮肆辱可思而見臣嘗屈指而計之如此者葢三千晝夜矣雖云歲俸之牛種時遺之粟帛數既不多安能充養彼其殘忍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揔師于南不敢遽加無禮耳嗚呼陛下異時之事一或差趺禍有可勝言者乎臣自富平既敗分膏斧鉞陛下矜憐其心不以釁鼓臣幸復見天日陛下之恵也今事雖有可為

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含糊畏默終不以言而僥倖於一勝富平之事將復見於今日矣豈惟上辱陛下抑亦辱臣之身臣願披肝膽露心腹為陛下言之夫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夫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叛臣歸服不旋踵而四海定矣故人君之道莫先乎正心脩身以感格天下之心然而是豈可以偽為哉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令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則忠義之士

當思有以共憤雪耻矣吾君言動舉措皆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教化必行於異日矣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言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説日至則内外安心各服其職矣吾君棄珠玉絶弄好輊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夫如是則將帥之心日益以壯士卒之心日益以奮天下四海之心日益以歸彼將曰吾君之所為如此所行如此敵人不適尚肆

吞噬曷不共力而同濟事功哉金國之人雖號荒服蓋亦心知善惡非盡惷愚全無知識也聞陛下之威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讋志喪小大離異戰未必力衆未必同如此陛下何為而不可何事而不成乎嗚呼事或有一不然疑惑之說毫髮著見於外天下之人口不敢言心則敢怒異時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矣蓋隙一見於此心已生於彼不易之道為人上者其可不畏而戒之耶且自古為君甚難非獨今日也或一

言之失或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詞其鑑不遠也今祖宗傳陛下以二百年之基業而陛下聖德日躋學問日廣斷然脩其在已者遂可以致帝王之治何憚而不勉之耶如臣備位宰輔受美禄享重名豈不欲懐姦觀望因循度日以全其身哉顧以異時身無死所且蒙誤國惡聲則為臣莫大之醜故寧盡言而得罪於今日也不識陛下

能恕而容之於後日乎陛下果能容之而欲以至誠行其事臣將繼此而一二以獻焉

浚又奏曰臣伏見近報罷諸路檢察財用官并福建江西路收買翎毛亦皆住罷臣仰惟陛下仁民愛物事每謹微雖帝王之用心不過是也然臣區區之意竊以為天下之勢有緩急天下之事有輕重急其所緩重其所輕則顛沛於末流而害之加於百姓有不可勝言矣臣嘗謂天下大計譬如人之一身方安平無事之時恬淡

虛靜調養元真足以保天和享壽考不幸而養治失素痼疾已成邪氣侵淩日甚一日茍非瞑眩之藥毒而治之臣恐元氣既失必無遽生之理今天下之勢衆所共知倘不思拯溺救焚之策以保吾民豈不終至危殆耶臣非不知夫揹器甲而不脩捨弓矢而不造羽毛不傷舟車不葺漕運不督激賞不施可以裕民力足財用崇虛譽靖國人然而叛臣之禍近在腹心一旦緩急誰任其責將棄吾赤子而避之乎亦將驅士卒而與之爭乎

若欲驅士卒而與之爭即如前所陳闕一不可此數者固非天降地出出於民力而已安有事借民力而無毫髮之擾者哉夫合天下百姓之力除天下百姓之害而措之安平之域雖湯武復生無以易此也顧取之均平無或苛虐使錙銖寸粒還以為民斯善矣且商周之君當桀紂之時退而脩德以待天定方是時桀紂未嘗憑陵天下也故能脩德以懷徠天下歷時之久得行其志陛下上有父兄之讎下有生民之責敵之謀我歲必一

至四海嗷嗷未見休息以事揆之如黄帝之有蚩尤漢高之有項籍光武之於赤眉王莽爭雄角力曾不少暇轉瞬之間存亡所係自非一大痛治掃除其惡推行仁德與民更始四海内外何以獲安且檢察之官謹擇其人可也以財用為不當檢察非也羽毛之實謂申請措置之不善可也併兩路而悉罷之非也不然即天下之事無一可為姑束手端拱聽之而已彼操仁義繩墨之說者正如人之有疾勢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

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腹洗腸之術傍觀駭愕指以爲狂迨疾良已尚不免夫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天下之事難如人意大率如此往者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平之後姦臣謂其輕棄萬乘假此擠陷近事之鑒使人傷憤臣起廢放之中蒙陛下一心委用願竭死力以報恩德雖此兩事臣不預行然傳聞紛紛思之誠爲可畏

萬一異時事有大於此者出衆人之不意始徐起而議之則敗事多矣伏望陛下申明内外更賜詳議國是既定事乃可為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無責之人言每輕發況乎懐私意務揺動者乎且靖康以來借仁義愛民之言以進說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後都城之禍渡江之後生民塗炭莫之紀極官私事力十去八九愛民之意其實安在當時大臣流離竄棄雖死無益而獻言陳說者今尚保其妻孥以安於田里也臣之區區

不自量度輒任國事早夜以憂必欲盡力而為之然而事之成敗猶恐未保倘於此含糊首鼠誤陛下決矣伏望聖慈察臣之心苟所見邪僻不可信用臣自此入覲天光即乞骸骨歸里養親矣冒犯天威無任震恐

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已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苫塊中安敢恝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己而黙不

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

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明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盖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顔逆耳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惟利之圖不復他恤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隂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蔽欺人主之聰明終則専事擅權而潜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家亡族覆世絶見於史冊歴歴可攷

天下後世視之曽犬豕之不如彼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機天下四方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跡遠不復預聞朝廷機事而伏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内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祖宗盛時甞與敵通

好矣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其事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酷亙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可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也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有間其捨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且敵嘗有弒立之舉夫弒逆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為吾之所

當為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敵不量度輕為舉動第堅壁清野以遲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敵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不肯趨逆而忘順也假之五七年而敵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為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異日有噬臍之嘆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敵人之變游生於内則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

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為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為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况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已匿情畏罪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恤讒毀為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心為可忽忠良之言為可棄夫治天下譬持盌水一決

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者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為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與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為不審耶幸未死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為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嚴陵間賜之屋三十楹田三十頃俾得優游養痾田野間為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盡愚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廣乾坤之度以

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耻父兄宗族之讐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臣不勝大願

浚又上言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得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夫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為一事或者竊儒為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禄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敵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皷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

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于秋冬則無以敷榮之于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丁艱難而可忽畧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也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

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吴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吴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脩立而以生利天下為心未嘗恃和為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嘗與項羽和歸太公吕后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

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来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天下初定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犂其庭係其首海内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内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初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

為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亂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斂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

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强其國急急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後世嗤笑凡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于人者必曰石晉云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孝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材敵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圖利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

敵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務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志果安在哉夫敵日夕所顧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没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懐於宴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為之不幾乎與敵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人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夫敵之於我其愛

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敵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令日之和必其首帥攜離人心睽異姑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恭於富貴闒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患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以獨厚於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國家

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以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脩國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敵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與奪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此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固社稷天下幸

甚臣竊料前日用事者獻議於陛下不過曰以我之和
而敵之變難洊生是欺天之説也敵相殘之釁其来有
素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向使國家德政脩乎上威
令加乎下敵之變難豈不有大於此而我不世之耻庶
幾其可雪乎又不過曰姑少遲之更俟其亂此蓋度其
身之必不可辦任大事相與為叨竊苟且計而已非國
家計也萬一敵有人焉定其亂而强其國臣恐當是時
陛下不得一夕安枕矣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機事之来間不容髮此四者今日之謂也願陛下體道之權外示順聽一一從之於今及春陽用事與廊廟大臣圖回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不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别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絶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

資而輔以緝熈之學何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至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脩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

浚奏恢復事宜曰臣伏覩聖旨指揮令沿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此陛下兼覽衆智明目達聰之義也天下幸甚臣不自量嘗以河東陝西之策上浼天聽伏想已達聽覽竊惟今日之事當自陝西河東山東始以

觀其變以度其勢然後因時而應似為得宜臣仰惟陛下好生之德格于天地敵人不道自取殄滅此天心也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臣嘗觀唐安禄山之亂慶緒史思明繼之稱兵為虐亦既數年緣九節度之師節度不一心腹不相得一敗不振使之及此誠可為龜鑑也臣自入本路界早夜詢問江淮目今民力軍勢之實百姓困於征役科歛頻繁頗不聊生軍馬疲於道路飢疾相仍殘死者衆民多流離軍有愁歎將或驕而不武兵或分

而不協臣願陛下厚撫軍民亟施恩惠固結其心振作其氣謹簡將帥大脩軍政乘此機會掃除大讎陛下略細務罷常程去冗食專意馬上之治除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如祖宗創業之初則中興之業盛大無窮功績之隆震耀前古固陛下之所優為臣愚無識嘗誤國事每自震懼顧何足以補萬一區區愚忠不忍少隱當否未必惟陛下寛赦采擇不勝幸甚

浚論歸正人利害疏曰臣竊惟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

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僅撫之民為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之降虜或以敵人攻敵人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繆蓋亦天命之所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況他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他日人自為敵

未易可圖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雖然臣知此非陛下意也蓋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為保身全家之謀唯恐大江以南萬一生事耳至於刺客間起固容有之不可不防然亦安可以此因噎廢食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賢豈虛語乎臣之幕屬固有力持此議者臣蓋嘗深闢之伏乞睿照浚又論招納歸正人利害疏曰今月初二日司農寺丞史正志到建康伏領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惟歸正一

事臣日夜思念至熟不敢少忽也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為御營參賛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絶之事有大不可者臣不避誅責敢條列于後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絶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為寇為讎内則為敵用外則為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

我者人迹既絶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敵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脱身而来者父母拒而棄絶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歳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既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

也臣自叨任使事即為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来歸厚加犒勞使持帛書復往撫諭本處山寨令各安居耕種毋輒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充應萬弩之選若有官借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為列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令近二百餘人其攜家而来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粮俾為屯守之計區區不敢少容私意於其間惟此一事所係甚重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

矣仰惟陛下聖明仁孝英武有太祖太宗之遺風思欲拯生民之厄雪廟社之恥國家所係人心為本陛下恢洪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祐其理必然天下幸甚

浚又論泗州事宜疏曰臣竊聞敵人有燕山自立者偽赦傳聞大略可見此天付陛下以恢復之日也目今事宜臣愚以為宜召募有智辯使臣數輩持主事宰執書反復詳列俾切中其心庶幾祖宗故地不待血刃可復得之仰惟陛下早夜整兵訓戎命帥擇將聚糧儲財以

待機會中興之業其必有成臣又伏見淮東泗州在今日最為要害之地若得一智勇兼長之將以步騎五千近日未經戰伐者使守其中北可以通京師東可以通山東西可以通陳蔡英雄豪傑其必有環應而起者第與之深結勿用輕復城邑它日大兵一出嚮導既得人心既歸孰不響合惟是擇任不可不謹臣智識淺短特以荷陛下恩遇夙夜殫竭不敢不盡其誠陛下不以為罪自兹機事之來臣當次第具所見以進用備采擇之

末伏惟聖慈貸其狂愚不勝幸甚

浚又論撫恤淮漢兵民及經理陝西河東事宜疏曰臣竊見淮西敵人以聖駕俯臨大兵四出引衆遁去其勢必為北歸計臣竊伏思之敵人悖逆天道率脅醜類來涉吾境衆叛親離旋被殺戮天之相佑國家大啓昌期可謂甚著茲蓋皇帝陛下執柔剛之權惟其時中盡仁孝之誠有以上格自信此心終獲其應顧茲機會誠大有為之秋也天下幸甚臣待罪藩方望屬車之塵不遠

數舍歡忭之餘反復深念其敢不盡竊以天意人事推之今日為恢復之時蓋無疑矣雖然恢復所宜詳講周慮使出萬全臣愚以為来遠之道先自近始為今之計恐宜以撫養根本為急務也惟自夏迄冬江漢兩淮之間兵疲往来民困饋運若復大舉深追誠恐所得未幾而我之事力益覺其弊借使河南之地即盡得之秋風既高鐵騎萬一復来不得不虞恐或一城差跌百姓必重被其毒孤中原歸戴之心遲海内平寧之望臣故顧

陛下孜孜於撫兵恤民之事俾江漢兩淮得少休息於三兩月間圖回經畧之心則默運而亟行之頻遣間使求歸故地以察其情以觀其勢以怠其志以回其心廣陛下好生至德使諸國之人皆知愛慕而坐銷其精兵勇夫怒我復戰之意時發檄文責任將帥招撫中原其間豪傑自樂輸情獨陝西河東形勢所在厥令可以進為伏乞更勤神筭以時授之俾先駐險地常為大敵復臨之計山東海道亦宜一大措置付以成謀據天下之

要阨海道之衝左牽右引使支梧之不暇而後使人之辭得伸其説縱其未從吾之勢力亦足以平定中原矣伏惟睿筭固已洞燭區區愚見何補萬分仰乞特賜采擇不勝幸甚

浚又上經理淮甸疏曰臣竊惟敵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昔日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

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知其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敵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況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内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揺動斯為成筭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勍敵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惟陛下其念之臣愚不勝惓惓

浚又論蕭宇等約降及恢復事宜疏曰臣今月初七日得翰林學士史浩書恭領御筆處分臣愚荷陛下示以腹心與謀至計其敢不盡誠臣契勘宿州總管蕭宇及蕭千戸皆契丹之族屬今其聞契丹之盛欲歸之心想見甚切其言誠實誠如聖諭臣見已選募得力心腹人前去外臣伏讀聖訓將來秋深以大兵繼之來降則重賞叛則破之陛下聖慮盖得之矣今當以兵臨境約之使降俟其從我俾居先鋒同共破敵若付之以兵責成

於宇等恐它日有難制者聖意素定臣謹當遵守惟是定中原圖恢復非徒係之天時亦須人事克盡有以副之仰惟陛下兢兢脩德誠意格天必欲拯斯民之窮復祖宗之業規模甚盛然而朝廷承前日多事之後綱紀未立賞罰未明人才未集法令未行風俗未變甲兵未備財用未足自治上策猶不能盡厭人心臣愚以為今日之幾既不可失所以圖之當務酌中庶幾萬全臣前日之奏欲令吳璘固守德順時為聲勢牽制其西復欲

令淮東之兵循海而出水陸漸進搖動其東彼之事勢大槩可見然後復以重兵進襄漢只當以一二萬人耀兵許順以示出竒蓋彼處糧道難繼不當更用重兵恐乏食退師更沮軍勢異時善後之策莫若屯駐大軍於順昌非惟糧道便利屏蔽江淮而與山東陜西聲勢相通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臨河都邑秪先選募令自為守我之大兵雲屯順昌招來英豪益壯軍勢常為備具以待其來縱竭國遠至亦必有以破之矣况其大勢既

去不能復來耶臣所陳今日經常之規理當如是若夫東北之人雲合響應與夫敵自相攻其勢攜貳此又一時機會雖事有決然者而不敢預必但當先為在我不可勝之計耳臣衰遲淺學何足以補聖聰萬一伏惟聖慈更賜睿斷特降處分

浚奏恢復事宜曰臣老無能為自蒙太上皇帝委用既而陛下紹統信任彌深審計密圖朝夕不替臣於五月間必欲廣運錢糧冒險泝淮置之于西正以事機之來

理不可失今日誠有可為之時獨師旅單寡賞予闕之將帥難得不可冒昧一戰以幸其成所宜圖為萬全左牽右制徐為之應若異時形勢自見果有必取中原之圖顧陛下假臣以權使得少効尺寸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至於見可則進知難則退惟社稷之計是謀惟生民之命是䘏此又臣區區素心初不敢僥倖一時之動貽悔後日也伏乞聖慈更賜睿照

時詔問宰執方略資政殿學士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

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畧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畧謂關陜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陜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揚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陜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陜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

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隷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令却敵退師之後

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
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
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地道講遺策列
長戍大略謂江淅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
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内必屯田以自足外
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
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虚内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
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

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隷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来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令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

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敎榜大畧謂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絶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来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將也若

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使外餘僕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遽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

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寛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砦以自保令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未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

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寛貸使之有更生之望

歴代名臣奏議卷八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高宗紹興間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勢有强弱人心有向背而天下之理有順逆理之順人心之所嚮也勢雖弱而可以强故有以百里之地而興王一旅之衆撥亂世而反之正者能用吾之順以應彼之逆而已彼以

其虐吾則應之以寛彼以其奢吾則應之以儉彼黷於貨利吾則應之以無欲彼窮其力役吾則應之以不擾一順一逆之間而向背自分四海之大可使一心也世之人以斧析薪以錐鑿石可以必克矣然不得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錐可折石不可鑿而謂敵挾强勢用逆理可得志於天下振古未有也臣觀今日之勢天所以相陛下者甚厚而陛下所以答天之休者無不用其至臣敢以今歲所親見者粗言之罷馳坊之冗費減甲

庫之雜務禁諸軍之重役細至於美瓜之獻卻而不納道路驩傳以至感泣臣愚猶欲望陛下廣運茲德緣其類而推之凡冗費如馳坊者雜務如甲庫者諸軍之弊有大於重役者外廷之獻又有甚於美瓜者願陛下必罷必禁以次而施行之蠹國害治之事已盡矣尚憂其未盡宅中圖大之慮可休矣尚勤而勿休一號令之行煥然有以起天下之心而作其氣臣將見四方萬里之外莫不丕應徯志而勢有所激則弱者忘其所以為弱

而強者失其所以為強恢復之功日月可兾尚何敵人窺伺之憂哉里語曰盜欲入人之室主人覺之則盜無自而入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𦉪𦉪孤忠惟陛下幸擇

胡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

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沈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

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宫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刼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宫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顧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歎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甞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

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宫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販者有恊賛敵人為之羽翰

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計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説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

家君臣夫婦之間頻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横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

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

知饒州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光武起南陽一年而破新

室肅宗起靈武一年而復兩京元帝起建康數月而君臣之禮定遂成東晉之基事雖不同皆謀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如此其速也竊惟國家之患振古未聞天祐宋德陛下興起於艱難之中以陛下英睿神武何啻並駕漢唐之君而祖宗流澤入人之深比方數代何啻相什百也然閱時滋久大勲未集者良由聖志未定廟謨未決上下無所遵承小大之臣無路以自效也爰自多事以來朝廷雖未嘗不以復境土為急而前

後議者各私其說以相矛盾主和者以征討為敗謀好攻者以守備為失計彼是而此非朝令而夕改紛紜殽亂上桼宸聽猶豫不決日復一日而已迫防秋之期矣故八九年間排難解紛之不暇其於恢復之圖初未有定計也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夫千金之家為巨室者必先度方隅正基陛然後鳩工庀材藩垣而棟宇之則室成矣不然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也況天下之大不正其基址定其規模而可為乎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誂攸聞伏望陛下奮剛健勇智之德考前古已行之
事酌今日當務之宜斷自宸衷定其規模而力圖之姦
言浮議排斥不用上志既定然後詢謀一二同心之臣
任之勿疑責以成效恢復境土歲月可待也天下之事
未有不為而成亦未有為而不成者也古人有言患莫
大於以為不足為而不為願陛下早圖之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吉孔子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天下之事方其臨

機應變間不容髮朝聞而夕行猶恐失之至於恢遠圖振長策貽謀百世之後非先其根芽封植而長養之不能成功故不俟終日不以為速期月三年之間不以為久為國者不可偏廢也國家靖康之末法度大壞陛下繼絽丕圖日新庶政當如創業之初條舉而敘行之然外患內憂無有寧歲盡心力而為之僅救目前之急其遠者大者有所未暇此亦臨機應變隨時之義不得已爾而上下習熟便謂當然禦敵之外一切不議間有陳

一説論一事利在歳月之後者衆皆指為迂闊非笑而詆訕之朝廷因以為不急之務置而不知妨功害治莫此為甚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有為國之慮不及三年之近乎伏望陛下詔左右輔弼之臣禦敵之暇取社稷經遠之計治安亂危之所係者條具以進陛下少加宸慮審其先後緩急而推行之日滋月益必有成效上裨中興之治庶幾國有定安之期民有休

息之望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圖治安者忘艱難險阻之為勞故終於逸樂而克成永世之基溺宴安者忽因循苟且之可慮故怠於閑暇而馴致一朝之患在昔多事之時人君未嘗不欲求安而每至於顛隮離析者樂於苟且而倦於艱難故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負興衰撥亂之才踐祚以來焦心勞思圖回治功是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然而國步未寧民居未奠一有小警上下騷動陛

下不得高枕於九重之中臣所未喻也豈尚或怠於閒暇而救焚援溺之策不汲汲於朝夕耶何以言之臣竊覩累年敵退之後中外熈然便謂無事朝廷有偃武之象將帥思歸馬之期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而求天下之安可乎賈誼居文帝時謂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方之豈不為寒心哉易於萃除戎器戒不虞於既濟思患而預防之居安慮危猶

不可緩而況欲轉危為安乎臣願陛下不以艱難險阻為甚勞而以因循茍且為甚可慮忘目前朝夕之娛為社稷萬世長久之計天下幸甚

彌遜又上奏曰臣近准大臣宣諭聖旨令臣條具今日當行事件臣惶恐震懼罔知所措自惟空踈不識治體何以仰副聖訓輙罄愚衷少布犬馬之誠臣痛念國家多事十有餘年前後失圖屢有改作致誤陛下焦勞如此未見成效臣謹稽合公論參酌事宜今日規模當急

為自治之計先令國勢曰安曰强以圖恢復方為萬全之策安强之術其目有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備軍食五曰收民心以固根本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信能行此六者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强然後資閩廣之利以守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陜政事既修舉則必勝不然按兵固守傳檄遣間遠者自至惟陛下用之爾然臣之所陳拯危救亂之策難以循守故常當

如創業之初為之先須陛下聖慮深思熟計灼見利害確然不疑必欲力行不為浮議所揺方可擇人以任之數年之間可見成效良以國勢空虛危弱至此已甚不以持久不能有成若但應目前以為迂闊而不為孟子論三年之艾政可為比陛下既欲力行而又委任得人則於聽言之際尤不可不審也葢興大利必有小害圖遠業必無近功類非衆人所能窺測兼立言者甚易立事者至難若事有小害輒罷人有小失輒廢一守前日

之轍臣恐徒養小惠有害陛下安危大計曰復一日事無立期加以數年天下有不可勝慮者矣臣冐瀆聖聽罪不容誅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忠不敢愛身上酬天地生成之賜貸臣萬死使得少圖報效臣不勝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兵部侍郎王庶入對上曰名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曰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

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

岳飛為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金人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名五路叛將叛將既

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
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
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
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會與張浚不協乞終毋喪詔强
起慰遣之飛因奏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
壯以逆順為强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

叛後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執一隅之見偏信自守

者謂之衆人見善則改惟義之適者謂之智人通流變

化不可測知者謂之聖人惟聖人之見高出一世之上

故能宰制籠絡御天下而為之主臣謂和議高世之見

陛下得之矣何則敵人虐犯中國禍毒流布則號呼怨

恨思欲犁庭而報耻者衆人之所同也而有智者不以為然顧我之勢既未可與為敵料彼之情猶不敢以為信則卑辭遜意姑曰從之者智士之所同也而陛下不以為然陛下之意決謂敵人之心在於休兵河南之地必以歸我故於衆論猶豫之時守以剛明不回之斷所以得陝得洛得汴又得禁軍弓箭手以備西入之夏得穀粟布帛以寛出蜀之兵可謂盛舉矣然而今也迎請之使半留半返凡我所以懇祈于彼者皆靳且遲陛下

於此雖已有髙世之見然通流變化區區臣子之心尚有望於陛下焉葢敵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何以言之昔為敵謀者主為和好者也而今為敵謀者其和好非自已出也然敵捨河南之地斂跡而北非其國中内有牽制之患外無及人之力當未至此則通和之議彼豈遽變第其謀國之臣必不肯一遵前議勢須少示齟齬艱難之狀然則我所以懇祈于彼者能一請而遂乎臣故曰敵今日之勢非前日之

勢也河南之民方其陷沒日有懷朝廷之心今其歸矣日有失朝廷之憂臣比見陝西兵民具言敵無技能用一人可當其四五臣卜之曰如是則關陝當永無亡失之患對曰不然朝廷主之則敵為可勝朝廷棄而不顧則又復解散而已嗚呼殆真情也使果有解散之患其何以為國哉臣故曰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夫彼己之勢皆有不同則所以通敵人所以保新疆者必有道焉靜而勿躁緩而弗迫堅忍以濟其誠慮遠以防其變如

有須於我者於其所可酌中道以從之於所不可遜辭意以違之此通敵人之道也定帥臣以專其託通兵勢以示其形料理三京使其血脉相連分委大將使其號令相及此保新疆之道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有天下猶人之有四體也人之四體惟血氣浹洽脉絡流通然後疾病不生一者有痞塞則膚理為之不榮人君之天下惟德意交孚政事徧舉然後危亂不作一者廢隔則綱紀為之不貫國

家多故以來江淮之北陰邪之氣結為癰疽聚為痼癖者不可勝數賴陛下感動天地强敵革心和氣一通而大河以南妖沴平息甚盛德也臣今年四月被旨為樞密院行府叅謀官渡江踰淮道京洛抵關陜嘗為陛下詳觀今日天下之勢關陜新復而且遠然其就緒也必易三京去東南為近然其就緒也尚難關陜就緒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陜之安久而可保苟三京之力衰敝不振於中則關陜孤絶後當有可慮者臣請備

言之陜西諸路雖號新復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於無兵也弓箭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猶得六萬是民尚可以為兵也年穀既狼戾官中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共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全曠也令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宣撫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利兵據險六經畧趨走而聞號令未易窺也臣故曰就緒為易惟洛陽百戰之餘凋残尤甚其西則陜府為鄰陜自李彦僊死守敵悉力取之民無噍類

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為劉豫兇焰所焚焦痛未蘇三京户口今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農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土民力殊困論其地勢則平川通道不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輸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釁隙之所易生臣故曰就緒為難夫關陜先就緒而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痞塞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嘗死徼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潼

關以西不過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廢隔豈不再貽關陜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士置之要郡審擇材猷敏博之吏使為監司增廣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中間血氣浹洽脉絡流通起居食息日就安彊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茍惟不然膚理不榮復有受病之處不治將深矣

剛中又論東南根本疏曰臣聞第五琦謁見肅宗於彭戍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財賦所出江淮為淵臣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為是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為是則臣欲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為根本柰何欲先揺其本以徇西北乎國家兩宮遠狩中原未復生靈日望陛下出之於塗炭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而又人心久而不收則離德澤久而不繼則竭

僭竊之勢豈可容其蟠結漸牢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知以西北為念力守其說而不忘經營則濟矣謂可困東南以徇西北者亦非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西北之民以東南為裕則如水就下雖萬折而必至若東南自有愁嘆之苦彼何所慕而歸乎大抵事不可令再失策令陛下親撫六師大臣統護將展力共洗前日退避失策之悔則天下幸甚不然槩水一跌恐無有再能收拾者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去冬建議移蹕論者是非相半或謂建康阻江為固有如敵騎儌幸萬一則受敵在先非百司安枕之地故以幸浙西為是或謂士卒之氣恃朝廷進退為强弱進尺則有賈勇之望退寸則有解體之憂故以幸浙西為非臣皆以為不然也古人之言曰人君門庭遠於千里堂下遠於萬里必待近而後理則其遠已如此身臨戎馬者便足以為治乎又曰不出户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必謂遠者難治則

易亦如此決勝千里者亦豈不然哉鄰有堅敵士未解鞍或進或退觀時應變此未足以定是非而恐是非在其後也使朝廷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孰謂捨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人亦不得而非之矣使防閑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即東南何臨安之可保吾亦安能獨是哉為今之計要當保其所謂是無使為人所非也乘輿還臨安矣侍衛亦臨安矣百司庶府皆臨安矣朝廷以為安且

治邪其以為未然邪陛下與二三大臣容勿之意以為未治未安夙夜圖畫如是守淮如是守江何地置兵何人應敵上下同心不置中原於度外如是則豈害中興之功陛下與二三大臣以為已治已安兵自此可以漸息民自此可以少休敵人不復來東南不復擾我在堂輿藩籬已自可託如是則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二者朝廷當自知所擇矣陛下豈不見鑾輅所臨州里老人攜子抱孫駢肩跰足如見父母其鞠育保全之道陛下

宜有以勉之董仲舒曰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不勝區區之心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比者敵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詠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

智畢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戇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得其當也敵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按患亦不得不慮敵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

乎絶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絶使者而後可以有為乎故專意不與敵和者臣知其言必偏勝而難聽雖然犬方齧人豈有無因而自已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捨之劾敵狃忕種種如意今一旦欲還我已捐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未可信也而又妖祥變怪詭詐反覆之士無世無之亦不可不察故專意不欲議和者其言雖偏勝過直臣謂陛下正當虛心容納而守以中平至

當之道也中平之道法當何如亦曰應之而已好言善意我姑領之秣馬按兵靜觀其變所以守江所以守淮者論之宜加詳所以取中原所以圖恢復者念之宜益深使天意悔禍吾則與億萬生靈同享其福敵情叵測吾則與三軍將士常自有備矧又時移事異勢已不同當不至如前日斂手入其計中也道理明甚而人情不免於疑者正以未知朝廷信與未信為如何爾朝廷以敵為必信而善鄰之望在於朝夕則論者之言恐或可

采不以為信而姑曰從之則以弱應強在理為順以誠待詐於我無損論者雖過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横槊以有天下敵人情偽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踈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

剛中又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宫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宫闕兄弟宗族之

故欲屈己就和今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敵人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敵爭者非癡則愚又況敵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敵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敵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

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
土地者有北面而臣稱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
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人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
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
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
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
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
方同心而上戴有如敵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

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安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儻未以為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酈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强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

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敵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金人邀我以難行之

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敵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機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之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聞敵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

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敵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敵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晝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敵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敵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虘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畧朝廷若曰敵不可從必峻

辭而拒之敵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云爾是我不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敵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敵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

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孰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内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郅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夷狄

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爲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爲憂中則民庶以爲憂今則將帥以爲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爲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

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廹閭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人入内奏稟而不知士卒竊竊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間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敵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頗雖未能以大功名自見

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

敵使在館曽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

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

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懐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

懟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

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

於自恐使諸將懟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

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别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

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密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金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喻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彊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羣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

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敵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

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紿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絶齊楚王大説羣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且先出地後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絶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

因謀慮不勞師旅而敵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絶齊敵欲使我受詔使楚絶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絶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敵先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敵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

五事為敵所紿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絶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紓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絶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釃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敵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强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擁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

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同室相攻族類内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甞之之時也少甞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令敵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

使楚罵齊而自絶也然亦猶癡賈操竒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

盡力取敵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敵書者但欲為敵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敵或以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

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恵天下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鋭銷愞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敵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敵人之常情革意

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王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

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敵人之情眞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强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敵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議和之初未嘗遠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

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戇愚察臣踈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自下劘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

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敵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已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安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復不正其始則他時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敵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

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爲敵言如其等人可還如其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敵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桑棗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壟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闘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匱籍兵之敵平時倚以爲

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俱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説者謂數年卑屈祈哀自請追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敵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内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

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禄者厲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禄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羣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所以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上欲獵取陛下之爵禄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目臣雖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

聽之責斷不敢導君父以姦聲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剛中又上奏曰臣伏見敵人敗約中外不以為憂而為喜敵逆天太甚養禍彌深變巳和之議而神必誅驅久戰之兵而人極怨措身危絶之地行師盛夏之中玆故可以無憂陛下以孝悌之至雖從其請初未嘗為屈己太過之事也根本不移藩籬如故比前日實無所損而敵人受其田玆故可以為喜夫舉大事者在酌民情中

外之情如是勝負之形形矣然區區之愚憂喜猶交戰也陛下精兵勁甲需險有年今欲震發沈潛布昭聖武則檄書一行萬物吐氣其誰敢敵臣固安得不為喜然用兵者如禦水在禦臨敵者如養虎遺患惟持重可以鎮物惟果斷可以成功旋踵之間禍福相倚臣亦安得不為憂又念敵人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能以甘言相怵正恐他時將帥鼓行士卒用命兇孽遊魂之日或我師願行不備小有萬一之虞彼未必不再遣一介

持消釋懮憾之語復相紿弄于斯時也陛下持以斷然之志否乎臣又安得不以為憂持之不堅行之不果既已為强又欲為弱進疑兩端之間吾進無所鼓退失所據皆志士寒心之日也臣又安得不以為憂臣嘗精思深念以為今日之事雖感動士心同力赴敵猶是中策而陛下持以斷然之志終始不變者上策之上也苟士氣不衰國論堅決鼓而進之敵人震壞則破竹之勢次第可圖知難而退以戰為守則長江之險方可為固不

然則後日持之不堅與今日畏縮退避其患一也新疆之民方如赤子之得父母父母今又棄而遠之計其究轉塗炭延頸拯救者日夜號呼以幾顧陛下以臣堅果不變之說詔之大臣天下幸甚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敵國之勢有彊弱執權應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天下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揚天威克獲之書以日來

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敵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盡斃其衆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釁長驅之馬觸盛夏而甘暍死顧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梟酋之誅尚以項刻淹也雖然今兹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盍亦蚤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敵人之彊弱比前日自可料顧陛下乘萬

賓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閞廓規模沈潛機算與
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
而功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
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
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
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九